

故乡的原风景

◆程志开

我的故乡在香格里拉市冲江河西岸,有一个甜甜的名字叫蜂蜜扒。在时光的记忆里,故乡像一位慈祥的母亲,总是看着我一次次离开,又张开温暖的怀抱等待我的归来。

在故乡那片多情的土地上,我就像一只迁徙的候鸟,向往外面世界的时候就离开,想念的时候就飞回来。而故乡的每一个点滴变迁都在我的心里留下了一道道印迹,那些走远的、消失的、新生的发展变化像一首首百听不厌的恋曲,总是在离开故乡和回到故乡的日子循环播放;那些即将消失的河坝、走远的水磨房、记忆深处的打场、弯弯曲曲的山路、山坡上推平了的老屋、曾经悠扬在山林里的调子,总是不经意间就出现在我眼前,忽远又忽近。

一、小河之恋

“弯弯的小河,青青的山冈,依偎着小村庄,在那里歌唱,在那里成长,怎不叫人向往……”从读初中开始,我就喜欢邓丽君的这首《小村之恋》,我曾无数次自作多情地认为,这首歌就是为我唱的。故乡的小河在山脚下日夜不停地唱着欢歌,滋养了河两岸的花草树木,为山村增添了几丝灵动。

小时候,小河就是我们的乐园。那时冲江河上没有如今这么多的桥,为方便两岸的村民通行,老百姓自发在河道较为狭窄的地方用几根长长的松树干搭起几座木桥,有的地方还是独木桥。冲江河水流太急,落水者生还的可能性极小,因此大人是不允许我们到河边去玩耍的,要是发现我们偷偷去了,回来就会有一顿“条条面”伺候(形容用树枝抽打)。

河水在自然流动过程中形成了一些小岔以及几个相对大的河滩,河滩上,还有几个池塘。每年春夏开始,小岔里就会有很多小鱼,它们的头很大,眼睛突出,尾巴尖溜溜的,像一颗颗针头,时不时聚集在河水流动缓慢的浅滩里,一有响动就瞬间四散而去,不一会儿又聚在一起,如同我们这些喜欢聚在一起玩耍的小伙伴。

到了夏天,鱼儿长到两寸来长,村里的

小伙伴就会背着大人偷偷跑到河边玩。男孩子人手一个竹篾筐捉小鱼,有时候他们也会合作将小岔上下口水口堵起来,阻断小鱼逃跑的路线,然后将摘来的青核桃叶子和青核桃果捣碎放到水里。小鱼受到刺激后就会翻着白白的肚皮漂浮在水面上,便于捞起来。有时候可以捞到成百上千条小鱼。在缺少食品的年代里,小鱼成了夏天的美味。女孩子不敢下河,只能在河滩的池塘里捉蝌蚪,追着飞来飞去的蜻蜓跑。

几个大的河滩里长满火棘树,春天火棘树密密麻麻地开着白色的花朵,花谢后果子就缀满枝头,有红色的、黄色的。等到夏末秋初,果子成熟了,就成了我们的“救兵粮”。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河两岸的村子都比赛似的将河滩几个较大的河滩改造为田地。村民们加班加点地背石头砌石墙,将河道推向对岸,为的就是多开出几分田地。在砍刀和锄头的威力下,成片的火棘树林消失了,人们用马车将黄土运到沙坝上,如同撒胡椒粉一样撒在上面。

村里参加过填河坝的人对那一段劳苦经历至今不忘。那时蜂蜜扒只有一个生产队,村民居住分散,民房从河边一直延伸到山顶。村里土地面积还算大,除了山脚下的河坝,还有在高山上的药山,但产出不多,吃饭压力大,村里人就是憋着一口气想多种一点,多收一点。于是填河坝、开荒就成了村民不二的选择。

白天,村民一趟一趟地背石头、拉刮板,夜晚大家点着火把下地劳作。为了鼓励大家的积极性,队委会还制定激励机制,满勤、卖力、肯苦的村民就会被评为“积极分子”,将会获得一把板锄或者一把十字镐作为奖励。其他村子的青年突击队也加入填河坝的工程中,十多亩河坝田就在村民战天斗地围河造田的苦干实干中改天换地。

那时村子里很穷,村民们很苦。按照村里的农事安排,村民既要在一年一熟的高山坡地种植玉米、蔓菁、四季豆、黄豆等农作物,也要在几丘具有灌溉条件的梯田里栽种水稻,很多田地都是广种薄收。到了收获的

时候,山脚的人要去高山坡地背蔓菁,山头的人又要到山脚下的河坝背南瓜。这些农产品含水量都很高,食用价值较低,但为了生活大家都舍不得丢弃。有时候要往返跑很多次才能把分给自家的南瓜和蔓菁背完。其他的粮食统一收到两个打场,加工后按照工分和人头分配。

每到分粮的时节,打场上就空前地热闹,大人小孩都加入到背粮食的行列中,能背五斤就背五斤,能背二十斤就背二十斤,与饥饿的难受相比,背着粮食走在山路上的累也是一种满满的幸福。

后来村子分为3个组,方便村民就近劳动,减少了劳作路途上耗费的时间,提高了劳动效率,但远途背运粮食和南瓜、蔓菁的方式没有改变。再后来,3个组独立为3个队,各队有各队的队委会,粮食等产品由各队自己分配。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小山村也迎来了改革的春风。包产到户改革全面铺开,各家拥有了自己的责任田。河坝也根据土地的等级分配到多家人的手里。对于土壤不够,没有灌溉条件的河沙坝,大家都不看好,后来的村民将河沙坝挖开,建起生态鱼塘,开办了鱼庄,钓鱼的、休闲的、吃饭的,人来人往,生意不错,小山村也与旅游业接上了头。

3年前,河坝又一次走上了改天换地的道路,在建设高速公路和铁路时,相对宽阔的河坝被选做弃渣场,河坝的田地、鱼塘、房屋、宅基地都被征用,征收费用等成为村里人茶余饭后久谈不厌的话题。随着沙料不断堆积,河坝一天一天被吞噬,看着即将消失的河坝,我的心里总是有一种隐隐的不舍。过去,小河是孩子们的游乐场,如今,小河即将被填平,河畔也早已没有忘情玩耍的孩童的身影,仅有的河坝也即将成为时光里的一个痕迹,在社会发展的车轮的碾压下消失。

我想,小河是愿意的,它一次次的牺牲换来了周边村民一次更比一次好的生活,它一直默默陪伴村民,守护村民,见证山村更好的发展和村民愈加幸福的生活。

(未完待续)

秋天的厨房

●那丽珍

一直很喜欢七八月份的香格里拉,不冷也不热,一切都刚刚好。香格里拉的四季不那么分明,3300米的海拔使得这里全年无夏,昼夜温差大,“一年无四季,一天有四季”是对这里气候的最佳描述,当地人也常戏称香格里拉只有两季:一个是冬季,一个是大约冬季。高原的春天总是姗姗来迟,草原上的花从5月份开始一茬接一茬地盛开,杜鹃花开了、格桑花开了、油菜花开了,几场雨后狼毒花也由黄色慢慢变为一片红。花开代表时间的流逝和季节的变换。

那天,当“秋天的第一杯奶茶”这个梗在朋友圈铺天盖地席卷而来的时候,我才知道已经立秋了。初秋总是温柔的,日间把夏天留下,日落带来了秋风。虽然夏与秋不是那么分明,但仪式感还是要有,我们跟风喝了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我们也进入了秋天。

七、八月,几场雨过后,大山上,松林间,一朵朵野生菌破土而出。如汪曾祺笔下的文字一样:“雨季一到,诸菌皆出,空气里一片菌子的香气。”此时云南的群山,热闹非常。老人、青年、小孩齐上阵,穿梭在丛林间,寻找大自然的馈赠。云南的野生菌种类繁多,当然毒菌也多,即便年年有吃菌中毒的事件发生,但人们还是禁不住诱惑,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各种以预防野生菌中毒为主题的段子、歌曲在社交平台爆火,又警醒又好笑。“红伞伞,白杆杆,吃完一起躺板板。躺板板,睡棺棺,然后一起埋山山,埋山山哭喊喊,全村一起吃饭饭。”朗朗上口的旋律让人听了就忘不掉了。

人间七月天,最是松茸鲜。期待了一年的松茸,在松林下,沾着露水,一点一点膨胀、长大,最后钻出土壤,等着与有缘人邂逅。每年新鲜松茸上市的时候,我都会给朋友、客栈的客人发点特产。松茸醇厚的香味会让我心情愉悦,挑选到品相好的松茸邮寄出去的时候,想到朋友、客人收到货时满意的表情,一整天的心情都会很哇塞。慢慢地,在朋友、客人的介绍下,我居然形成了稳定的松茸客户群体。然后每年的七八月就成了我最忙碌的时候了。

鲜松茸形若伞状,色泽鲜明,菌肉白嫩肥厚,质地细密,有浓郁的香气。在这个季节食用松茸进补养生,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俗话说:“茶马古道千年事,绝味不过一松茸。”松茸不仅美味,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多种活性酶,是人参和海参都无法比拟的珍馐。

我是个特别不喜欢做饭的人,也不讲究吃。我对吃什么饭从不挑剔,简单到能吃就行,不饿不吃也行,一天吃一顿饭也可以。其实高端的东西拿给我,我也能品出个丑寅卯来,我就是懒。我的厨艺也可想而知了,可能我做得比较好吃又拿得出手的应该就是跟松茸有关的菜了吧,因为有了松茸,就算做得很简单,味道也不会差。松茸刺身的做法最简单,挑选比较鲜嫩的松茸清洗干净,切薄片,放入冰箱冰一会儿,这样做可以锁住松茸里的水分、香气,吃起来口感更好。再摘一朵漂亮的花做一个漂亮的摆盘,一盆高大上的松茸刺身就完成了。最后根据个人口味佐以盐、酱油、芥末等,就可以大快朵颐了。生吃是最原生态、最能品味松茸原汁原味的吃法了。

酥油煎松茸,也是比较简单的一道菜。将松茸清理干净,不要切太薄,大约4到5毫米厚,平底锅小火融化酥油,放入松茸煎至两面金黄,撒少许盐或黑胡椒末即可。

我最拿手的莫过于土鸡炖松茸了,切几片腊肉把鸡肉炒得喷香,加水炖两个小时左右,然后把洗净的松茸撕成小条放进去,文火炖10分钟左右,一锅香喷喷的松茸鸡就好了。无需过多的调料,就可以领略到大自然馈赠的天然美味。

就这样,在每个秋天,我的厨房因为松茸变得有烟火气和高大上起来。打开手机,微信朋友圈里的松茸宴五花八门:松茸火腿炒辣椒、黄油煎松茸、松茸刺身、松茸天妇罗、松茸鸡汤、松茸火腿羊排饭、松茸牛肉羹、松茸红萝卜焖饭……经常滋滋冒着热气,香味透过手机冒出来。还有不少资深美食家晒出的松茸系列美食让人看后欲罢不能。

松茸是菌子中的贵族,也能给当地村民带来收益,给各种生鲜公司带来商机。七八月的松茸市场,热闹异常,懂的、不懂的、不懂装懂的人都在松茸市场里晃荡。仿佛这个季节不跟松茸沾点亲带点故,都对不起香格里拉市民这个称谓。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第一季出来后,香格里拉松茸就名气大噪。这里森林植被保护完好,污染少,产出的松茸肉质饱满充实,具有独特的香气和口感,每一口都是“此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尝”的绝妙享受。松茸是无法用人工干预方式培植,规模化大量栽培的,所以每一朵松茸都是来之不易的大自然的恩赐。

松茸把夏与秋完美地连接在了一起,让春夏的风里有了秋的味道。松茸的芬芳也从夏天延续到了秋天。

这个季节,想被秋天卷起,卷进温柔的秋风里,柔软的白云里,还有松茸味的拥抱里。山中何事?松花酿酒,山水煎茶,松茸飘香。我本也是槐花散落之人,满襟酒气,小池塘边跌坐看鱼,眉挑烟火过一生。

没有了夏夜的酷热,人可以睡得更加踏实了,每个梦都是甜的。偶尔梦醒,月光如水,似乎比夏夜更加明澈。让我想起林清玄的文字:“梦里醒来的时候,推窗,发现天上还洒着月光。我努力回想梦境,一个古老、优雅、安静的回廊,回廊里有轻浅的步履,好像一声一声地从我头上踩过……原来是秋天了,我在回廊里轻轻叹口气。”

秋天,每一个农家小院都瞬间变成了五彩斑斓的图画。金色的玉米、红色的辣椒、绿色的瓜果累累,人们喜悦地把秋天晒出来,那圆圆的簸箕,就是书页,那五彩的果实就是诗行,自然用最斑斓的色彩,庆祝着秋天的到来。

秋天,是一年中最迷人的季节。仿佛是大自然诗意大发,写下的最婉转而清新的诗行……

诗图配

阿布吉的召唤

●洪耀辉/文 孙习良/图



布谷鸟一叫,所有的山谷都醒了
叮咚的泉水叩开人世的悲欢
一面湖水,静默如苍苍的眼泪
让红尘里的情愫泛滥如潮



苍茫之外,报春花悄悄绽放
告诉远行的人不要迷惘等待
你要做一名放牧的骑手和浪子
就不要颓废丧失勇敢者的心
盛开的杜鹃花会无视一切懦弱



伫立峰巅,我们渺小如光影里的尘埃
竟无力拾起一曲野百合的歌唱
于是,循着山樵渔夫的背影
一次次流放在阿布吉的怀抱里
让牧群舔舐着归来的梦



很多脚步都走远了,但阿布吉没有离开
泼墨浑成的画卷挂在天边
当你燃旺心火与其对望的时候
哗哗的泪水滴满了山谷



秋天,像一首婉转的诗

★刘云燕

喜欢《徒然草》中的诗句:“秋风起了,白云的扫把下,群星呼啸着飞行。我热爱花草,安坐在寂静中。”

从立秋的那一天起,清晨推开小院门,除了依然碧野芳菲,却有了些许不同。空气中沁着一丝丝凉意,舒服得让人想长长地伸个懒腰。院子里的玫瑰、月季,散发着迷人的香气,秋风的清凉,使得这香气更加幽香。

此时,我最喜欢看藤上的丝瓜。秋风一吹,这些丝瓜“勇士”,似乎听到了冲锋的号角,开始努力地绽放花朵,那一朵朵嫩嫩的黄花开放后,露出可爱的小丝瓜。秋风妩媚地朝丝瓜吹去,几天不见,那些丝瓜就像是变魔术般把自己胖成了一个又一个又粗又长的“丝瓜王子”,只等向秋姑娘表达爱意。

秋风中,我去巡视我的丝瓜王国。那些淘气的丝瓜,一个摸摸我的头,一个撞一下

我的腰,似乎在说:“秋天了,要贴秋膘,记得吃点好的。”我则修炼自己的“火眼金睛”,以防那些躲在厚厚叶片后面的丝瓜,成了落网之鱼。

秋天里,最让人喜爱的是那些秋虫,它们藏在我看不到的地方,每到夜晚,就放声歌唱。秋风凉爽,似乎激发了它们唱歌的欲望。月朗星稀时,那些小虫子就会召开一场隆重的“交响音乐会”。而我则宛若坐在贵宾席的人,一个人独享自然天籁。那些小虫体态不同,形态各异,声音也迥然不同。有的婉转低回,有的粗犷豪放。

此时,你一边听歌,还能发现不少的收获。比如葡萄架上的葡萄已经开始变色了,摘一个,放在嘴里,又酸又甜。低头看,矮架上的西红柿红得发亮,一只憨态可掬的小黄瓜,顶花戴刺,让人怜爱。

没有了夏夜的酷热,人可以睡得更加踏实了,每个梦都是甜的。偶尔梦醒,月光如水,似乎比夏夜更加明澈。让我想起林清玄的文字:“梦里醒来的时候,推窗,发现天上还洒着月光。我努力回想梦境,一个古老、优雅、安静的回廊,回廊里有轻浅的步履,好像一声一声地从我头上踩过……原来是秋天了,我在回廊里轻轻叹口气。”

秋天,每一个农家小院都瞬间变成了五彩斑斓的图画。金色的玉米、红色的辣椒、绿色的瓜果累累,人们喜悦地把秋天晒出来,那圆圆的簸箕,就是书页,那五彩的果实就是诗行,自然用最斑斓的色彩,庆祝着秋天的到来。

秋天,是一年中最迷人的季节。仿佛是大自然诗意大发,写下的最婉转而清新的诗行……